

長江後浪：青年台幹上海生活初探

翁紹桓

國立清華大學社會學研究所中國研究學程碩士生

我原本的研究方向是希望能夠從工作責任制，探討在中國的台幹為何走上責任制這條路。但是當我以這方向做為出發點第一次到上海，卻發現這套制度已成為台灣人工作競爭與證明自身價值的一項武器。雖然我不知道這是媒體的循循善誘所展現的成效，或是資方的恫嚇，成功的治理了台幹。不過這些台幹，面對這制度，雖然講得咬牙切齒，但是卻又認為如果自己靠著這制度維持被雇者的「優勢」，他們其實很難在中國與中國人競爭、生存。不過這個研究方向卻因為我對於這個已被深化於台幹的制度的敏感度太低，以及自己能力上的不足，導致我在上海的一個多月當中，毫無頭緒，每天就是與在上海的台灣朋友吃喝玩樂。雖然看似在上海過著悠閒的生活，但是心裡卻是愈來愈慌亂。於是乎，在不知所措的情況下，玩樂了個把月，其中也結交了不少的朋友，住的朋友家也一個換過一個。直到學校開學才帶著已經被榨乾的錢包，回到台灣。

雖然第一次的初探，過程並不順利，但是本著想對於勞動體制的不合理發聲，仍然是堅持著。不過陳明祺老師認為這個題目繼續發展並不容易，而且牽涉甚廣，包含制度的流變、台灣今昔變化，以及制度移植之後的發展。因此在幾次密切討論之後，老師建議我改變方向，並且不要放棄在第一次田野初探之時，玩樂過程當中所建立起來的人際網絡，並且就以此做為出發點，探究年輕一代上海台幹的交際生活圈。雖然心中百般不願意放棄原本自己的關懷，但是老師所言甚是，對於勞動體制的研究過去已有相當的研究，要尋求突破口並不容易，並且研究內容在時間與空間上，

都有相當多必須處理的部份，造成研究有相當的困難度。而另一方面，年輕一代的交際生活圈是一個未被開發的研究區塊，中國經濟的崛起，他們成為社會當中的一個小齒輪，他們在上海並不是優越且富裕的一群，他們不再像是台商一樣有錢有閒。二個研究方向，不斷地在我內心當中角力，難以取捨。最終我還是選擇轉向，雖然無法探究遠赴中國的台灣人，在工作制度上如何被馴化，不過卻能從更多元的面向關注台灣人在中國的生活。

工廠生活

初入中國田野，是透過親友的引介及幫助，在上海市郊住進一間台資化學塗料製造廠的台幹宿舍幾週，在這個台幹宿舍當中的台幹並不多，主要的原因在於企業進行本土化，僅留下少數的台幹。在這幾週當中，廠裡給我非常大的自由，我並不需要幫忙些什麼，也不用跟著學習。唯一讓我感到不適應的就是每天早上六點半就要起床，和所有的台幹們一起吃早餐，要努力的從被窩裡爬出來，實在是相當的吃力。廠裡台幹宿舍扣除掉偶爾來上海廠巡視的董事長，只剩下三個人，其中僅有一名文員的年紀與我相仿。另外，有二個年輕的台幹不住在廠裡，他們已經結婚而搬離了台幹宿舍。其中一名是施工隊的負責人，另一名則是負責文案及宣傳。平日上班時間，就是看著其他人忙進忙出，而我則是做著自己的事。不過因為在廠裡能夠自由發揮與運用時間，所以有時就會跟著施工隊¹的負責人去看看如何拓展新市

¹ 原本工廠製造出的塗料是賣給其他公司的施工隊做為施工用原料，但是 2006 年起，這間台資塗料製造廠成立自己的施工隊，企圖包辦從塗料製造到塗料應用。

場。雖然平日很少有機會在廠裡頭跟施工隊的負責人聊天，不過他平日出去踩點時，總是會帶上我，在車上就有較多的機會交流。舉凡如何挑選時機點與客戶洽談，或是進到工地裡，該找誰來談事情，什麼時機點談哪些事情，哪些案子一看就可以去談，哪些案子是連問都不用去問，這些「眉角」真的都是要經年累月的深厚功力才有辦法去判斷。不過在談到跟太太的相處上，他就認為上海的女人相當的自我。原來他的妻子是上海人，他們在二年前生了一個女兒之後，他太太就堅持不要再生第二胎，她並不是因為一胎化政策而不願再生小孩，而是認為生小孩很累，已經生過一胎可以向長輩們交待了，堅持身體是自己的，愛生不生就由她決定，導致後來雖然也懷孕了幾次，仍然會背著負責人偷偷地去墮胎。負責人在這方面也是頗為無奈，只能任由她去了。在這部份，顯示了台灣男人與上海女人的認知差異，在家庭支配能力方面，過去原本就強勢的上海女人，不再屈於台灣男人之下。相較於家庭政治的權力更迭，台幹宿舍的權力運作變化就不那麼的明顯。

基本上台幹宿舍政治的權力運作以及排他性，在過往的文獻當中都可窺見一二。台幹宿舍是相對封閉的場域，且由於此台資廠位於工業區當中，工業區規模相當大，在上班時間之後，工業區內的路，除了少數行經的大貨車，基本上已是一片死寂，對於要外出到市區或是到熱鬧點的地方，往往都要開車或打車半個多小時。因此除非出差或是與人約在廠外聚會，否則平日的的生活是鮮少外出。再加上生活所需，多是透過保姆在打理，因此與生活在廠外的人在下班之後就很少、也很難會有接觸。再加上廠區並無大陸人的宿舍，因此主要的社交活動多僅限於廠內的台幹，成為較為封閉的系統。宿舍當中的交誼廳成為最主要的社交場所，雖然每個人都有自己單獨的房間，但是通常在餐廳用完餐後，大多台幹都會在交誼廳內吃著保姆準備的水果，以及看台灣的電視節目，透過衛星，幾乎多數的電視頻道都可以

在大陸收看得到。不過週末時工廠週休，保姆也跟著放假，廠內的台幹就會被迫離開廠區。有時廠裡的幾個台幹會到市區的館子一起聚餐，結束之後再到附近的小景點去逛一逛。有時則是各自單獨行動，出去運動、找朋友、逛街，或是去些景點。因為週末不會跟著其他台幹離開廠區的人，往往都是為了加班把事情完成，或是為了看某部影集、影片等，不想外出。再加上平日都是保姆負責採買，所以一般台幹也都不甚清楚剩餘的食材種類及數量，留在宿舍的人往往依靠其他台幹帶回的食物，或是自己煮一些像方便麵、餃子等能簡單處理的食物。

廠區內有一架籃球架供整個廠區員工使用，但是卻很少有人利用，反倒是附近其他工廠內的足球場，每天下午的換班及用餐時間前後，會有二、三十人在踢球。即使廠區內設有簡單的運動設備，但是卻完全沒有台幹去使用，主要的原因在於時間的安排上，台幹與大陸員工的下班時間並不一致，再加上住在台幹宿舍有共同用餐時間的限制，所以台幹平日幾乎不會去使用這些器材。而假日，因為廠區內休息，台幹會前往市區的球場，與其他的台幹一起打球。²鮮少會有人單獨前往球場，與不相識的大陸人一同打球。報導人認為打籃球是一項團隊運動，跟不相識的大陸人打球，往往無法認同他們的打球方式，與台幹一起打球彼此較能溝通與認同。但是如果是跟大陸的好友出去打球，因為對於彼此的打球模式以及默契上較能熟悉，因此也較不排斥。

市區

結束了工廠的田野生活後，透過朋友的幫忙，搬出工廠，在閔行區與一名台幹同租一層。在上海地區，古北區與閔行區二區的台灣人數量大於上海其他地區，主要原因在於古北與閔行二區緊連上海市西半部的工業園區，雖不及上海市中心及浦東般的繁華，但是因地處於市中心與工

² 這裡所指的與台灣人打球，並不表示到球場之後僅與台灣人報隊或較量。而是指台灣人相約到球場，會共組成一隊對抗大陸人，或是對抗其他台灣人。

業區之間，即便要前往上海市中心，也相當快速；並且交通上，地鐵站都有行經，上海虹橋機場亦在附近；在房屋租金方面卻僅是市中心及浦東地區的三分之一到四分之一。另外因為台幹聚集，許多台幹也到此處做起台灣生意來，因此就有更多的台幹在此推拉力的作用下，選擇住到閔行與古北二區。

生活在上海工業區的台幹並沒有太多的空閒時間，通常正常下班回到家都已晚上七點多，需要加班的時候，十點甚至是深夜十二點過後才回到家的情況亦不少見。回到家中就很少會再出門，每日回家之後的例行事務，吃飯、洗澡、簡單整理、看電視，與台灣親友連繫、就寢，已花掉不少時間。若因較晚的下班時間或是較長的通勤時間，空閒時間更為壓縮。因此，平日的下班之後，除了同事之間的邀約交際之外，基本上較少社交活動。在這個部份，也造成我在研究上的困境，既然多數的台幹在下班之後，不太願意參與社交活動，對於我的研究邀約，多數人不是閃避不回應，就是斷然拒絕。因此，在初入田野時，若非透過友人的介紹，而是自己撒網抓魚，時常會遇到軟釘子。

我住在閔行的日子裡，發現到店家為了爭取顧客，紛紛祭出外送服務。我剛到達的第一天，朋友與幾名同事正在酒酣耳熱之際，但是他們立即拿出各式各樣的店家菜單給我，讓我自己隨便挑幾家店、幾樣菜。原本我以為是先打電話去預訂，然後再去自取，但隨即發現，幾乎所有的餐點、瓶裝飲料、速食店、啤酒、甚至是便利商店內的東西都有外送服務。一般店家只需要最低消費即可以外送，有的店家（像是連鎖體系的麥當勞、肯德鷄、味千拉麵、必勝客）則是外送再加收五到十元不等的外送服務費，外送服務都是送達住戶門口。因為這邊的小區多數是沒有電梯的，有時店家距離住的地方要走一段路，或是像飲料、啤酒等比較重的東西，就會選擇外送服務。尤其是平日下班回到家，換上輕裝之後，就往往會基於各種理由而懶得出門，因此有愈來愈多的人選擇外送服務。我住在閔行的幾週，也深深被這樣的服務所吸引，以致於田野內容沒增加多少，體

重倒是增加了不少。店家告訴我，大多數外送服務對象都是台幹，就是點個便當，或是點一、二樣炒菜，配個白米飯或是炒飯，而且通常都要求少放點油和味精。店家也覺得台幹在這裡，大多數就是一、二個人住，要開伙也不方便，不像一般家庭自己煮，所以外食的情況本來就會比較頻繁。再加上與店家的口味合了，開了個外送服務，客人下了班一回到家，打個電話，飯菜就送到門口，有這樣的需求，自然而然就會有人做。

台幹平日的的生活，其實與在台灣沒有太大的差別，就是下班後，回到家休息吃飯。有些人會裝衛星，收看台灣的頻道；有些人則是固定去買碟回來看，或是直接在網路上透過土豆網、優酷網等視頻網站，看影片或電視。甚至有訪談對象告訴我，他覺得在大陸實在是太方便了，影音用暴風、看片用土豆、聽歌用千千、下載找迅雷。影視完全都不需要出門，比百視達更方便，而且完全免費。除了看影片之外，每天最重要的事就是打電話回台灣。有些公司會設 IP 電話，讓公司的職員方便聯絡台灣，但大多數的人都是透過 SKYPE 或是 MSN 等方式聯絡。另外則是透過 FACEBOOK 或是 PLURK 這二個人際網絡社群平台，獲取朋友之間的消息。住在市區的台幹生活與住在工廠內的台幹生活大不相同。生活上並沒有保姆照料，吃飯、洗衣、打掃都必須要自己解決。雖然也有些人會請打掃的阿姨一週或二週到家裡打掃一次，但是大部份的人覺得自己維持整潔就夠了，並不需要再加上這些額外的花費。除了保姆照料之外，更大的差別在於生活型態的不同，住在市區的人，有時會與幾位親密的朋友一同出去逛街購物，或是相約去看表演或是藝文活動。有時也會三五好友一起去聚餐、抓腳，生活樣貌相較於住在工廠宿舍的台幹更豐富多元。

在週末的時候，不管是工廠內或是住在市區的台幹，生活都豐富很多。剛進到中國的台幹會積極參與當地台幹大型社群聚會，但是大致上並不會維持太久，主要的原因在於受訪者多數都認為週末參加一場聚會，需要耗費大量的精神與人交際，初期會前去參加，起因是好奇，以及為了獲得周邊的生活資訊。但是隨著時間的過去，原

本參加認識的夥伴可能因為調回台灣，或是其他理由而減少參加大型聚會的次數，甚至不再參加。很快的，面孔都換新了，早先建立的友誼也都不知去向。所以多數的人對類似的大型聚會，都認為可以去看看，結交一些朋友，但沒必要花太多時間在這樣的聚會上。不過，仍然會有不少新進的台幹，會透過一些網路平台的連結，組成小型的、較為緊密的社群。像是 PTT 實業坊、或台客生活網等。進入群體的方式，也由過去辦大型活動，吸引參加者報名的方式，改變成為透過群體成員的引介進入。雖然聚會形式並沒有改變，但是因為人員的組成有較高的相近性，或是熟稔度，所以在凝聚力上就比過往的大型聚會社群更為緊密。週末的生活，大致上就是到臨近的城市去看

一看，或是在上海逛一逛，有的人會選擇去運動、打打球，有些人去參加活動，也有人會邀請朋友到家中，打牌或是煮飯請朋友一同品嚐。

小結

雖然大部份的台幹都認為，生活方式並沒有受到太大的改變，就如同在台灣週末生活。雖然是一個新的環境，過去積累的朋友圈都在台灣，但是在這裡工作，仍會有新的交際圈產生，或是自己主動加入某些台幹群體中。即使生活上有些不同，但是台幹在上海的數量也不容小覷，很容易就會產生自己在台灣的錯覺。